

美丽家园

夕阳洒满淮河滩

□张 斌

周末，几位朋友相约到淮河边看日落。

淮河北岸的河滩，非常宽阔，沿着河床一直向远方延伸的麦田，在夕阳照耀下一片金黄。一株株秸秆粗壮金黄，一棵棵麦穗粗长金黄，一片片叶子也是金黄修长，长长的麦芒更是如同一束束金色的光芒直直地射向碧蓝的天空。麦粒特别饱满，胖乎乎的身躯把一棵棵麦穗涨得鼓鼓囊囊，有一种一触就要跳出来的感觉，这感觉是喜悦、是自信、是幸福……全写在了这初夏的淮河滩上。

“今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同行朋友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发出感叹。

“是啊！我最喜欢看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它能给你一种希望、一种幸福、一种力量！”另一位同行者若有所思地感慨道。

“对啊！我们农民的幸福就是大丰收，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一位老农民从旁边走过，听到我们议论，也不由得发出幸福的感叹。

我用手细心地抚摸着路边的一排麦穗，锋利的麦芒并没有让我有戒备的感觉，而是有一种久违的幸福在我的心底深处冉冉升起，我仿佛看到了农民收割麦子的场景，那幸福的笑容堆满淮河两岸，那欢乐的歌声随着淮河的水向远方流去……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来到河滩，卸下工具，一边享受日落的美景，一边来一个远离城市的野炊。可现在，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好像都一下子忘记了来时的约定，谁也不肯错过眼前的美景，一刻也不停地把目光投向远方、远方……

我们沿着小路由河边走去，长长的一排野生芦苇丛长得特别茂盛，它们尖尖的叶子郁郁葱葱，修长的茎秆亭亭玉

立，微风吹拂，它们一起欢歌、一起舞蹈、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似一群训练有素的迎宾队伍，舞姿曼妙，笑声盈盈。但此时的它们也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似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纱衣，增添了一层梦幻般的感受。

此时的淮河水已经不是水了，而是满河的金子。微风习习，金光闪闪，闪得我无法睁开眼睛，我不得不拿手挡在额头，轻手轻脚地向河岸靠近，很怕惊醒这铺满河的黄金，错过了这富饶的美丽风景。靠近水边，逆着夕阳看去，河水异常清澈，没有一丝漂浮物，水草、沙石，甚至游动的鱼虾都能让你看得一清二楚，葱葱的小草沿着水平线依次排列，不断地向两边自然延伸，株株葱翠，勃勃生机。几位垂钓者，也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放下鱼竿，拿起手机不停地拍起照片来，朋友圈里火爆的点赞和议论让他们异常兴奋。

几对新人从树林里走来，盛装出列。新郎英俊潇洒，衣冠楚楚；新娘纱裙飘飘，若仙女下凡，仙气十足。他们所到之处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油画，弄得摄影师有点不知所措。摄影师一会儿直立，一会儿匍匐，一会儿又跳跃起来，甚至还在地上来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转，来一个仰面朝天……好一个乐此不疲、百般敬业的摄影师，他们一下成了这幅浓墨重彩油画中的主角了，引来不少欢快的喝彩声。新娘们更是姿态万千，美丽动人，掬一捧淮河水、采一朵野花、追一只蝴蝶，都成了摄影师不可错过的镜头……好一幅美妙绝伦的靓淮河风景图，让人目不暇接！

夕阳西下，淮河岸滩渐渐地恢复了平静，但风景依旧美丽如画，远处码头上的灯光依次点亮，映照在淮河里，波光粼粼，淮河宛如一条璀璨的银河，装饰着大地，扮靓了珠城……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行走在阳光水岸
一朵朵小花绽放的笑容
三叶草丰满的理想
总是凝结着光辉和雨露
最慈悲的心肠

它们与花儿相视、会心

共同编织出人间美丽的童话
游戏其中，你便是
归来的少年

它们常与经此的飞鸟打招呼
向亻丁的浮云致谢
每一朵灿烂的笑容里
都有我们最深情的表达

每每走近你
你那样专注
你玩你的玩具
嘘！我不会打扰你

还记得在树丛中
我们一起捉迷藏
一起观察
一棵树，一棵枇杷树
在四季的变化

沙池里，一个个兴奋的身影
软软细细的沙
在一双双小手里握住
又放下
平静的小脸顿时有了光

最喜欢看
饭菜在你的小嘴巴里
舞蹈的模样
还有伴着摇篮曲的音乐
进入梦乡的各种睡姿

最喜欢听
你从一个词到一句话
的完整流畅
小孩子们的聊天
让我有了追逐的方向

在这方纯净的小天地
驻足与回望
唯有把童心的情愫 植入胸膛
倾听孩子 相伴成长

天空升起绚丽的朝阳
迎河桥上的薄雾随风飘荡
宁静的河面
浮现出一群天使般的小水鸭
一会前游 一会交叉
一会下潜 一会绕圈
大的带小的 亲亲热热
雄的追雌的 卿卿我我

小水鸭用轻盈的羽翼拍击河水

时在初夏日，沐浴暖阳光。
随处观美景，好风送花香。
乘兴登高处，骋怀思悠长。
泱泱我中华，万年历沧桑。
奋进谋福祉，英雄数炎黄。

展现出优雅的姿态
小天使用叭叽的鸭语呼唤伴侣
传递着内心的喜悦
水鸭子尽情享受蓝天碧水
也给桥上围观的人们带来欢笑
玩倦了的小水鸭
洄游至岸边的芦苇丛
围观的人们渐渐离散
只有我 意犹未尽
仍在桥上静待小天使再现

昆仑耸霄汉，长江逞浩荡。
长城伸万里，黄山志高昂。
秦岭分南北，淮水奔海洋。
祖国花儿美，处处好风光。
惜时再努力，余热酬特长。
胸怀天下事，拙笔赋诗章。

触景生情

只此青绿

□张建春

站在窗口看绿，绿在脚下，有升腾奔涌的劲道，兀自心动，我是在十六层楼的高处。

说城是绿的一点不错，登高望远，绿一抹抹地淌溢，一抹抹地流动，一抹抹地亻亊，一抹抹地走远。

若再走远，就有湖的声，一面白云朵般的大湖，正在用浸染的方式氤氲着天空和大地。大湖水意淘洗绿色、派送绿色，倒如是城的绿是大湖递送过来的。

水生万物，绿从水里生不为过。新的城就是奔大湖而来的，新城临水，城的所有根系都会兴旺发达，根茁壮，还愁叶的葳蕤？

绿色的叶在我的眼底下分层次飘荡，绿叶是树的招牌，树有高低，叶就分出了彼此，高低跌宕地生出意味。世上从来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所有叶的绿色是一致的，润目润心，且实实在在地将颜色沉下来、布陈进角角落落里。

新城是将绿和高楼大厦一起建设的，在城的初建期，我被建设者的热情所激动，曾写下抒情的诗行《去大湖边种森林》，把一幢幢大楼当作了参天大树，期盼大楼将一块土地布满了。城建好了，一幢幢大楼果然手臂般林立，但伴随着的树也和楼一起成长，楼长树长，不分经纬度地长，长出了山水田园的气度。城的森林成了气候，穿梭于森林中的人便陡生出飞翔的目光。

如果向绿的缝隙里投去飞翔的目光，目光向水而行，在大湖的岸线停留，去和一丛丛绿了的苇子交流，去和阵飞的水鸟逗趣，去和设了“禁地”的鱼说话……大湖十年“禁渔”，鱼多得啃食目光，湖中有珍奇，尤以银鱼著名，熬汤烹蒸都是一等一的美味。渔船的帆影暂时息去了，而搅动味觉的风从没停止，舌尖的跳动是活泼的，期待得越久，乡愁的滋味就越浓。

湖是新城的一部分，还是城是湖的组成？城和湖已经相融。新城叫滨湖，滨湖而自立，为城亦为湖。湖的名气也大，巢湖，仅一个巢字就值得无尽联想，“有巢氏”，老祖先以巢为屋，“巢”可是家。

巢湖的绿色是天生的，是原生的。湖岸的绿包围着水，水反过来涵养着绿，水和绿交相呼应，造就了绿色的生态。巢让人想到的一定是绿，鸟巢总是安放在青绿里，青绿把小小的家隐蔽起来，绿是安全的屏障，在绿里生长心平气和。可想数万年前，大湖边的“有巢氏”也一定是将“巢”建造在青绿间，青绿挡住“虫豸”的猛烈攻击，也将最初的浪漫生发了

出来。

我居家的小区有众多的鸟巢，树多绿多鸟多而鸟巢多，我观察过，鸟在绿深处筑巢，筑得精致而讲究，鱼奔水深处，鸟住绿重里，对鱼而言，水是它的绿叶，异曲同归，只为绿贪恋。

燕子的巢筑在房梁和屋檐下。如今房梁少多了，虚掩的门扉少了，给燕子留门的家户也锁死了，燕子只能在屋檐或桥梁下筑巢。燕子是讨人喜欢和人走得最近的鸟类，燕子恋人，人也呵护着燕子。城里燕子也是愿安家的，家安在众目睽睽的飞檐之下，呢喃从不保密，任由着人们的目光包围。不用说，人的目光在望向燕子时是绿色的，巢自然是在无色的却是绿色的之间。燕巢拥有名副其实的青绿。

人的目光如若一直都是绿色的该多好！

巢生于绿色，藏于绿色，又因绿进化 and 绿生行走，万物生灵无不如此。

我时而困惑，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年农村之苦之累之难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但却是常常念叨生养我的家乡，梦中多是它。总有城市虽好，不是久留之地的念头，原因何在？一个字“绿”。农村的绿，似乎比城市的绿纯粹。

农村的绿是从草开始的，草是绿的尘埃，之后这绿飞向庄稼的枝头，飞向树的枝头，飞向草屋的枝头，飞向炊烟的枝头，之后一个村庄都是绿的，屋之间当然是绿的。我农村老家的三间草房，一直在绿之中，被绿包被得严实。破房是家，家在绿色里，就有希望。

绿真的很好，绿不问富贵贫穷，不分贵贱，绿是普惠的、大众的、人人可分享。

逐水而居，循绿而去，绿和水是连通在一起的，显然人对绿色的依存度越来越高。鱼奔水深处，鸟奔叶茂处，虫奔草窠间，鱼翔、鸟啼、虫鸣是绿色的响器，它们生养在绿色里，没有它们绿色是寂寞的，绿色也不是完整意义的绿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是生养在绿色中，或者说被绿色生养，如一条条蚕，生来就是啃青的……

窗外有烟云生起，烟云生于大湖，生于高低跌宕的绿色，生于流连的目光，生于沐绿观绿的好心情……兀自有了特别的感觉，所栖身的大楼也是巢，这大大的巢掩映在万千青绿里。

只此青绿，有这般青绿，还有什么样的啼鸣不能合成、营造的？



快乐节日 张传安 摄